

短篇小说集

如画似书

杨恩智·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

如画似书

杨恩智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画似书 / 杨恩智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22-13646-5

I. ①如…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7136 号

组稿编辑: 雷啟星

责任编辑: 张晓岚 杨 惠

装帧设计: 崔 洋

责任校对: 钟 静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如画似书》

杨恩智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 × 1092mm 1 / 16

印 张 18.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昭通新侨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3646-5

定 价 30.00 元

目录

RU HUA SI SHU
如画似书

- 001 如画似书
- 012 三斤的刀
- 026 结满蛛网的棺木
- 038 通红的手掌
- 053 福雨
- 065 蓝披风
- 081 让我好好睡一觉
- 093 孤鸟
- 111 就那么回事
- 123 手术
- 133 谁不是好人
- 150 玉佩
- 162 我们的同事麻利勇
- 174 冷饮
- 183 交界上的梨树
- 194 雪后阳光
- 214 我们的树
- 225 老冯的城市梦想
- 240 失踪记
- 263 吞吐
- 277 冰棒雪糕

如画似书

我怎么老是摆脱不了这次被抢事件的记忆纠缠？

我早就不想想它了。想来想去想了那么久，我却连我们一起去的同事是哪些都想不起来，连那个经常跟我在一起的同事是不是 H 君也不能确定，甚至连我们出差到的是哪个县也没一点印象。我们市，也就十县一区，但我把所有的县区都想过来，也不能确定我们去的是哪个县。像是彝良，又像是水富，像是盐津，又像是大关，全市所辖内的每一个县都像，又都不像。每每想到关键的节骨眼上，那些最要命的信息，就全都变得无迹可寻。

要想不起来，就全都想不起来、啥都别想起来啊！为什么想起的尽是些无关紧要的情景？而这些无关紧要的情景，为什么要如此地缠着我不放？

那是个大白青天。刚吃过午饭。太阳很好，在大地上铺洒了一地耀眼的亮光。我的那些同事们，不知做什么去了。我独自走上了街

头。那些大街上，都没什么吸引住我的眼球，小吃店、服装店、五金店什么的，跟我所见过的其他城市里的没什么区别。我想要看的又不是这些。在我的印象中，最能代表一个地方特色的东西，往往是在那些小巷里，在那些老街上。于是，我开始寻找这样的地方。

一条长长的石梯路，二三米宽，有些陡，很像那些建在山上通往某个景点的山道。我是从上而下走的。石梯两旁，一片荒芜，没什么可看。我一直走到了石梯的最下面。那是山脚了。那儿，两旁有了房屋。是土墙，瓦顶，建得很零乱，没经过任何统一规划的样子。错出两旁的房屋，前面便是一个宽宽的坝子，坝子打了水泥地皮。我刚踏上这个坝子，突然地，身旁就闪出了一个人来。是个男人。个儿不高，许就一米六多一点儿，凭感觉他就没我高。“站住！”他喊了一声。我已经意识到自己遇上抢人的了。我停下了脚步。我努力地稳住自己的内心，不让自己慌乱，像是遇上的根本就不是抢人的人，而就是一个曾经的朋友，或者一个平常的过路人。我把自己的双脚叉开，一只前一只后，很轻松地站了下来，向他静静地望去。他穿的是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还很瘦，或者说长得很单薄。他的双手，反剪在他身后。他往后仰着，站在那儿，冷冷地看着我。但即使那样，他的脸上，或者说是整个的身体，在我看来都没有一点儿凶狠的感觉。他没有我想象中行凶抢人的人那种霸气、那种凶劲。而在我的静对中，没多时，看去他就有些持守不住、有些慌乱了。

他又开口说话了。

但他说了些什么呢？我也不记得了。但我知道，他所说的话，一点儿都没超出过我的想象，没超出过在我的想象中行凶抢人的人喊人掏钱掏物再不掏就不客气了之类的话。

即便这样，他的话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我把我身上的钱，全数掏出来递给了他。就像那不是掏我的钱，而是帮他顺手搬了点什么。最后怕他不信我已掏出了所有的钱，还请他搜了一下我的身。拿着我递给他的钱，他似乎已很满意，甚至是有些惊喜。那钱真是有些多。对于我，对于他，都不是小数。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整整的

3400元。但他还是程序性地搜了一下我的身。我能感觉得到，他那搜，完全出于应付，似乎不搜一搜，就说不过去。他搜的动作很快，我觉得像是敷衍了事。

但似乎又是一种程序，他似乎想把这一系列程序进行到底，想坚持住自己，完成最后一道程序。在把手收离我的身后，他说：“你可以走了。”我没说话，转身便很听话地走了。

那个坝子，真是太宽太大了。那一刻，我太想一步跨出那个坝子，跨出那个让人不安和后怕的地方。但我只能尽力地让步子跨得大些，而不想、或者说不敢放开步子跑。我低着头，努力地迈动步子。走到坝子的边沿，就要穿进另外的胡同的时候，我也还不放心，怕在我就要闪进那胡同去的时候，他又从背后对我下手。我忍不住转身回头看了回去。但我没再看到他。我没能看到任何一个人。那儿只有空空的坝子，寂寂的房屋。在我的眼里，此时那坝子也已不再宽不再大，那就是一个平常的小小院坝而已。

往院坝边寻去，看见几条小巷。那不是街巷，那就是一间房与另一间房之间留出的空隙。那些小巷里，依然空空的，寂寂的。

院坝旁的一间房子前，竖着一块高大的广告牌，上面是一部电影的宣传画。没看清那电影是什么名字，但从那画面上，能看出是一部功夫片。那画面上的人，虽没举着枪舞着刀，但那差不多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一只弯曲起来的手，那肌肉，发达得鼓鼓的，那鼓起的地方，简直就像加工过烤熟的鸡腿。广告牌的后面，应该是放电影的地方了。一道黑色的布帘，在那个像是门的地方，挂着，悠悠地飘着。我想，抢我的那人，是不是进那儿去了。但那儿依然没有放电影的声音。那门前，也没有一个人。

我想，我该不该去报警？

我开始心疼起我的那笔钱来！

我出差怎么会带着那么多钱去？

我不是单位的财务，也不是一个有钱的主，而且也就没打算去那

儿买什么！

我想不出自己带那么多钱去的理由。

接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不知道那笔钱是哪儿来的。

我的工资卡上，从未有过那么多的钱。每月两千来块的工资，几乎都是一到卡上，便被我取了。我每月都得还两千来块的贷款。一笔是购房的按揭款，那按揭款我贷的是17万多，20年还清，每月还一千多；一笔是住房公积金那儿的贷款，是当时有了购房合同后，贷来还原先借来交首付和装修房子时用的，本是10万，10年还清，每月也是还一千零几十块。我的工资，还这两笔贷款都还差一百多。而我媳妇琼的工资呢，同样就两千零点儿，那是用于一家三口人的开支和平日里的人情来往了。儿子正在上幼儿园，每月要花400多。要是哪月多遇上两次人情要赶，她那工资就供不应求入不敷出了。

这会是哪儿来的呢？

是捡的么？不会，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要是我真捡了这么多的钱，我不高兴得把脚底板跳得生疼才怪！至少也会高兴得几天睡不好觉，甚至常常睡着了都给笑醒过来。几天睡不好觉的事儿，这不可能不让我留下记忆。而睡着了笑醒的事，也没有，要是有的话，就算我不知道，跟我睡一张床的琼一定知道。但琼也从未说起过。

是赌钱赢的么？也不会。我这人从不赌钱。

是单位发的么？更不会。像我们那种单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发点钱，而发的也就六百或者八百，从来没发过上千，就更别说几千几千的了。

难道是谁送我的？这更不可能。虽然现在送人钱的事儿多了去，但有谁会送我这种无职无权的人呢？我不送点出去，也是处于没有办法的办法无奈而又无奈的了。

我真不知道我那是哪来的钱了。

但我还是心疼那钱。

我埋怨自己，就那么个人，个儿没自己高，身体没自己棒，虽然

不知道他带没带刀啊枪啊的家伙，但他那样子，说不定只要自己一强硬起来，就可以倒把他吓跑的。自己那时不是努力地显得平静么，就那份平静，不是没多时就让他倒显得有些惊慌了么？自己怎么就乖乖地把钱给他了呢？还让他来搜身呢！俗话说做贼心虚，自己在贼面前怎么倒虚起来了呢？就算他真的扑上来硬抢，说不定也会把自己三下五除二地几脚就给射飞掉的！

你就那么怕疼怕死么？你这条命，有多值钱啊？

我真是恨透了自己。我真是看不起自己。

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对不住琼。这一男一女一结婚，家头的财产和钱物，那就都是两人共有的了。特别是像我和琼这种夫妻，彼此都是从农村走出来，彼此的父母都没能给上点啥，工作了几年，都是还在还读书时欠的账，直到结婚，结的也是裸婚，除了彼此两个人，啥都没有，现在拥有的，啥都是两人一起挣来的。3400块钱，于我和琼，差不多快是两个月的工资了。分为两份，我的除去不说，再咋也是自找了；但另一份，那是相当于浪费了琼一个月的工资了呢。是一个月的工资，又何尝不是一个月的生命呢！我把琼一个月的工资给丢了，那就是把琼一个月的生命给害了呢。对琼，我的心里愧疚得无语。

我想，这事到底是发生在我们婚前还是婚后呢。要是发生在婚前，也许我的心里就会好受一些。但我一直没能想出来。

想不出来是婚前还是婚后，我就只想向琼说了这事。说的目的不是想请她原谅，也不是想请她理解我当时的懦弱，我只是想给自己卸下那种思想上的包袱，获得一种内心的轻松。

琼听说我被抢后，惊讶地望着我：“你被人抢了！”

我说：“嗯。”

琼说：“你没受伤吧？”

我说：“没有。”

琼说：“人没伤着就好。”

琼接着问我被抢了多少钱？我说了被抢的数。琼把嘴张成了个“O”字，张了几下，才说：“啥？三千四？”

我低下头，“嗯”了一声，不知如何面对她。

琼又问：“在哪儿被抢的？”

我说：“记不清了。”

琼一下跳了起来：“啥？在哪被抢的都记不清了！你是着打晕了还是着吓晕了！我看看，我看看……你没哪儿像是着打过的啊！”她边说着边在我身上扒拉着看，先是头，接着是背，最后还把我整个的身子都扳了过去，拉起我的衣服来看我的肚子。

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躲起来。不是怕琼骂，更不是怕她打。我觉得自己真是无地自容。我想，要是现在，别说让我把那钱轻轻省省地递给那人，就是他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递给他。要把那钱从我身上抢去，除非把我砍死，至少也得把我砍得无力挣扎、无力反抗。

要是在和他搏斗的过程中死掉，那该多好！

琼说：“你报警了么？”

我抬起头来说：“好像没有。记不清了。”

琼吼了起来：“报警没有你都记不得啦！你还记得啥？你咋就还记得回家来呢？”

我只能再次把头低下，努力地想我到底报过了警没有。但我再咋努力，都想不起来。

琼的火气一点也没消，她提高嗓音吼着问我：“是哪时着抢的？过了多长时间了？”

看样子，她是想若事件时间隔得不长，就立即去报案。

但我说：“记不得了。”

琼像中了暑，软软地滑在了沙发上。半天，才又软软地撑起身子来，软软地问我：“你咋会带着那么多的钱在身上呢？你在哪得来的那么多钱！”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无数次，但一直都没能想出来。

我比她更无力地说：“想不起来了。”

琼没再吼我。她似乎已没有力气吼我了。她稀泥一般的瘫在了沙发上。

一个上班的早上，我到了H君办公室。我想从H君那儿打听点消息。我不知道自己在被抢后，有没有跟H君谈过点被抢的事。如果在我被抢之后，会把被抢之事跟谁说过，那最有可能说的，就是H君了。

但在和H君寒暄了几句、抽完了相互递上的一支烟后，我却啥都没问，就走了出来。我知道我为啥没问。我拿不准自己到底有没有跟H君说过这事，更主要的是我怕自己这一问，问出本不该有的麻烦来。

有个朋友曾跟我说，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能交到知心朋友，但在单位上，和同事，绝对交不到知心朋友。他说，在单位上，你最好别跟任何人说自己的好与不好，也千万别跟这个人说那个人的好与不好。他又说，跟单位上的人，任何人，你都只能打哈哈。不能说任何的真心话。要不，你就很危险很危险。你不能让任何人掌握你的底细。他还说，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个人就是你的铁杆兄弟，你就和他说自己的这样那样，说自己看不起的人看不起的事，那以后，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后，在你将要得到什么的时候，你那将要得到的，便会断送在这个人的手里或者口里。

当时我很是不解。在一个单位，能有个可以谈心的人，那是多好的事。那么多的时间都在一起，有啥，随时都可以找对方说说，那多方便。应该说，我一直觉得H君就是一个我认为可以谈心的人。而且，一直一直，我有啥想不通的事有啥看不起的人和看不起的事，我都会找他聊聊。直到我们共同竞争那个副科长时，我才发现，我输在了什么地方。在他当了我的领导之后，我才慢慢地向他以前没当副科长时学习，面对别人说啥，以及他说啥，尽量地只打哈哈，说：“是啊、是啊！”或者：“就是、就是！”再或者就：“嗯、嗯！”，“哦、哦！”

现在，H君已升为科长了。而我呢，有望替上他那个副科长的职位。但这也只是有望。单位还有那么多的人盯着这个位置呢。

为此，我不敢再问他什么。我都记不得被抢事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发生在H君当副科长之前还是之后，那就弄不清自己究竟有没有跟他说过了。按我的猜想，若是发生在他当副科长之前，有可能跟他说过；若是之后，那就绝对没有说了。都不能吃准说没说，我还问什么呢？真问了，那我很可能就会找些虱子来在自己的脑壳上爬！

我真希望琼别再那么别别扭扭的了，希望我们像自走在一起、到我跟她说起钱被抢的时间之前的那么几年时光一样，虽然过得贫穷、过得艰难，但却心能相通，情能相投，能在苦中寻找乐，能彼此温暖住对方的身心。

我说：“对不起，琼，你别这样了，好么？”

琼别过脸去，冷冷地说：“不这样，你要我咋样？”

我一时不知咋说。那几年的幸福样子，我哪能一时说出？我怎能说出？

在我又一次、无数次后的又一次向琼道歉的时候，琼说：“我们明天去精神病院看看吧！”

我有些惊讶，说：“精神病院！看啥？”

琼说：“我担心你心理有问题。”

我有些急了，说：“我心理有问题，我咋了，我哪咋了，我这不是好好的么！”

琼说：“我想，你根本就没被抢过！”

我真的没被抢过么？要真是没被抢过……

儿子已睡熟。琼伸手抓住我的阳具。不时，它便硬硬地挺了起来。

我们已好久没做这事了。我忘记了被抢的事。我回到了从前的幸福时光里。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幸福的时光里漫游了多长时间。可是，我竟然去找起了我的日记本。我是有记日记的习惯的。我找到了我的日记本。那是一个黑壳的硬皮笔记本。一打开笔记本，那些揪心的、快乐的、痛苦的、平常和不平常的……一件件的往事，又一一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我的心，随着目光所到之处的那些文字，快乐着，或痛苦着。我想起了我的祖父的样子，我想起了我的祖母把一个烧了刮得黄生生的洋芋塞进我书包时的小心谨慎，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想起了她站在村口望着我因为没拿到钱只背了一书包熟洋芋熟荞粑哭着走出村子返回学校的身影……我似乎开始与他们对起了话来。

在和我一个又一个已经去世的亲人们对话后，突然地有一篇简短的日记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那是一篇独一无二的日记。我记日记向来是记得比较细的。记到人，我不但会详细地记清那天他或者她做的让我动心动情的事情，还会记下当时他或者她的音容笑貌。记到事，我不但会把当时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还会把与之相关的以前的事也记上，甚至还会写下很多自己当时的想法感受以至猜想。每一则日记，我都会记上好些页。可那一则日记，我却一页都没记满。而且简单得有些不可思议。

一页纸上，就简简单单地用些线条像是画画儿似的写着：“8月25日 3400 电影院门前”，这些字写得实在不规整，横七竖八的，而且应该写在一起的一句话并没写在一起，比如“8月25日”这个时间，就弯来绕去地这儿写个“8”，又从“8”的收笔处，若有若无地拖了一笔，拖得老远，拖到“月”字的起笔处。后面的几个字，也都这样。把这些字看清，我花费了好大的工夫。

这不就是我被抢的事么？

我有些惊讶。我开始细细地看起来。

“8月25日”，哪年的8月25日？日记上没有。我想，前面的日记里或许会记有年份吧。但翻遍前面的所有日记，我都没找到一篇写得有哪一年。想来，这倒正常。记一则日记，往往只记月日。但我想，只要弄清那本日记是哪年记的，就能知道那是哪年的8月25日

了。按一般情况，我会在每一本日记本的前面写上“某某年”，但我打开这本笔记本的扉页，上面并没有写哪年。我想，这本怕是接着前面的某本记的吧？那这本的途中，会不会在其中的某处，有个年份记录呢。但没有。我一直没能找到这个年份。“3400”，很显然，就是三千四百块钱了。这和我的记忆是那么的吻合。只是后面的“电影院门前”，是哪儿的电影院门前呢？这也让我费解。除了这几个字，再没有任何的添加说明。一个城市，哪怕是小县城，也会不止一个电影院。而这，不但没记哪个电影院，就连哪个县都没记。

这日记本里的记录，和我印象中的记忆是多么的一致。

我又开始心疼起那钱来。我又觉得对不起琼来。

我扑在日记本上，直想哭。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身子在颤抖。我能听见我的啜泣声。渐而，我开始泪流满面起来。

我想确认一下我的这则日记。我更想再从那弯来绕去的似画似字的日记中找出更多的我想起、或者说记不清的内容。我没存心隐瞒琼什么。但面对琼的追问，我却又像是在隐瞒着很多。若要琼认为我没隐瞒她什么，那我就得给她说明。不然，我说再多的话，也只能更加的让她认为我真是神经有了问题。

我抬起头来，泪眼朦胧地凝视起了那则日记来，凝视起了那幅“画”儿来。

我努力地寻找着，想找到我以往没发现的字迹。每一个弯，每一个拐，每一条线，我都试图看出它们不是我知道的那几个字的笔画。我希望它们会组成新的元素。看着看着，我的眼都给看花了。我似乎是在看一幅蕴含深邃的画，而我，已随着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意蕴走进了一个缥缈的空间。我有些神思恍惚起来。而在这恍惚中，突然地，我就被那整个的“画”儿弄呆了。那不再是一幅画了，我看着看着，它竟变成了一个字，如画一般的一个字。“8月25日 3400 电影院门前”，这些内容在书写中的笔画，弯来绕去地组成了一个字，一个“生”字，这个字和我平日里用毛笔写出的这个字，简直是一模一样。

我呆住了。

我一时不知道，把那些字组合成这么个“生”字，当时记日记的我是要表达个什么。是生活么？是生存么？是生命么？还是人生……是什么生，还是生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这“生”字，是针对我的，还是针对那个抢我的人的！

“你醒醒啊，你醒醒啊……”

是琼在喊我。我感觉到了。琼还在摇我。

“咋啦？咋啦？”我惊头立耳地望着琼和身边同样惊魂未定的儿子。

琼说：“你吓死人啦，先是抓自己的头发，打自己的头，又抱着头拼命地滚过来滚过去的，接着却又动都不动了，你吓死人啦……”琼说着一下扑到了我的身上，又是抓又是打又是哭的。

我有些莫名其妙，我说：“咋会这样呢！”

琼说：“你肯定是又做噩梦了嘛！真是吓死人啦！”

我真是做梦了么？

我糊涂了，不知道是现在的我在做梦，还是刚才的我在做梦。

2012年10月8日

原载《西湖》2013年第2期

原载标题：《关于一次被抢事件的记忆或是想象》

三斤的刀

是腊月了，田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那些玉米棒子，都已辫成辫子，一辫一辫地长长地挂在屋檐下，黄黄的，爽爽的，在冬日的暖阳里，一阵阵地耀人的眼；而那些稻谷，谷粒都已脱下，装了袋，入了仓，只剩那些稻草，在场院的边角上，一垛一垛的，贴着一堵墙，或者一棵树，高高地码了起来。不紧不慢的风，有气无力地吹在落了叶的枯枯的树枝上，吹在那些草垛上，吹出的声，窸窸窣窣的，似有若无的。村里的人，大都懒懒的样子，没吃饱饭的样子。但三斤不是懒洋洋的。都40多岁了的他，走到哪，都风风火火的，急急吼吼的。这个出生时三斤都不到、羸弱得让人担心活不了的人，结果不但活了下来，还成了村里的宰猪匠。在农村，宰猪匠是个好差事，在这十冬腊月里，有吃不完的肉。三吃两啃，三斤就长得身宽体胖、头大耳朵肥了。

三斤到长方家串门子时，长方妈正把昨天晒干的豆子，装进一只一抱那么粗的黑色胶桶里泡了起来，准备磨豆腐宰过年猪，长方爹则

坐在场院上的一堆草垛旁，懒洋洋地晒着冬日的暖阳。

“大嫂要磨豆腐啦，豆子都在泡了还不来请我？”

人还未到，声音倒先到了。

长方妈抬起头来迎面看去，就被三斤那件从脖颈上挂下来，长得快要拖到地上了的、油腻得发亮的围腰反照出的光晃了一下眼。她刚张嘴想上前打个招呼，长方爹已经抢先站起身来，迎上去边递烟边说：“我还准备晚上去请你呢。”三斤扬了扬手，他那只手里正拿着一支已经点燃的烟。但他还是伸出了另一只手，用那只也夹着一支未燃的烟的手，把长方爹递去的烟夹在了两根手指间。那手指，像是在油里泡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似的，油腻腻的；密密麻麻的皱褶里，都快要浸出油来了的样子。

长方爹想要引着三斤往屋里走，但三斤说：“就不了，在外面坐坐，还忙着呢，刚宰了两头猪，还要去开膛破肚。”

他们坐在长方爹刚才坐的那堆草垛旁，抽着长方爹的“金沙江”烟有一搭没一搭地扯起了闲来。扯着扯着，长方爹也就顺便把三斤请下了。

在他们继续闲扯的时候，长方家那条黑狗一直在他们旁边缩头缩脑地站着。

三斤说：“你家好像还有两条狗的啊，跑哪去了，以前来你家常被它们叫得心抖，今天咋没见？”

长方爹说：“哪晓得死哪去了。”

三斤说：“这黑狗我看怕是连叫了骇人都不会了，我哪次来都没听见它叫上一声，倒只会摇尾巴，干脆拿来宰了煮一锅算了。”

长方爹有些惊讶，说：“宰来吃啊！”

三斤说：“啊，舍不得啊？我看你家有另外那两条狗就足够看好家了。而且这狗看着就戳眼，宰了眼睛清静些。”

黑狗确实是戳人眼的。它已经很老了，老得究竟有多大年龄，连12岁的长方也不知道。黑狗还很瘦，瘦得还算是有些高大的身子看